

曼殊筆記小說集



每北新書局藏版

曼殊筆記小說集

柳亞子編

上 海

北 新 書 局 印 行

1986

吾粵濱海之南，亡國之際，人心尙已；苦節艱貞，發揚聲烈，雄才瑰意，智勇過人。余每於殘籍見之，隨卽抄錄。古德幽光，寧容沈晦？奈何今也有志之士，門戶齟齬，狺狺嗷嗷。長婦妬女，皆競侈邪。思之能勿潸潸墮淚哉？船山有言：末俗相率而爲僞者，蓋有習氣而無性氣也。吾亦欲與古人可誦之詩，可讀之書，相爲浹洽而潛滋其氣，自有見其本心之日昧者，是亦可以悔矣。

僧祖心，博羅人，禮部尚書韓文恪公長子。少爲名諸生，才高氣盛，有康濟天下之志。年二十六，忽棄家爲僧，禪寂於羅浮匡廬者久之。乙酉，至南京，會國再變，親見諸士大夫死事狀，紀爲私史。城還發焉，被拷治，慘甚。所與遊者忍死不一言。法當誅死，會得減，充戍藩陽。痛家而哦，或歌或哭，爲詩數十百篇，命曰剩詩。其痛傷人倫之變，感慨家國之亡，至性絕人，有士大夫之所不能及者。讀其詩而種族之愛，油然而生焉。蓋其人雖居世外，而自喪亂以來，每以澳淥苟全，不得死於家國，以見諸公於地下爲憾。而其弟驎驤，驪以抗節，叔父日欽，從兄

幽光錄第三頁

如瑛，從子子見，子充以戰敗，寡姊以城陷，妹以救母，驩婦以不食，驪婦以飲刃，皆死。卽僕從婢媵，亦多有視死如歸者。一家忠義，皆有以慰夫師之心。嗟夫！聖人不作，大道失而求諸禪，忠臣孝子無多，大義失而求諸僧；春秋已亡，褒貶失而求諸詩。以禪爲道，道之不幸也；以僧爲忠臣孝子，士大夫之不幸也，以詩爲春秋，史之不幸也。剩詩有曰：

人鬼不容髮

安能復遲遲

努力事前路

勿爲兒女悲

又曰：

地上反淹淹

地下多生氣

嗚呼！亦可以見其志矣！

零丁山人，姓李，名正，字正甫，番禺諸生也。丙戌城破，其父及於難，山人乃髡首自名今日

幽光錄第四頁

僧，遷居零丁之山。遇哀至。放聲曼歌，歌文文山正氣之篇，歌已而哭。哭復歌。四顧無人，輒欲投身大洋以死，與厓門諸忠烈魂同遊。既又自念：吾布衣之士耳，與其死於父，何如生於君？死於父則無子，斯死父矣。生於君則有臣，其尚可以致吾之命，而遂吾之志也乎？於是棄僧服而返。性好獨坐，然亦非習爲禪觀者。一室深閉，人莫知其所爲。竊窺之，每一鬣髮，卽以紙錢包裹，具衣冠上山焚去，哭之嗚咽。試問之。則口：“吾髮欲還之父母也；全歸之未能，故傷之耳。”酒酣慷慨爲詩，有曰：

身當病後哀歌短

家自亡來骨肉輕

又曰：

多病一身堪久客

故園諸弟尙重圍

又曰：

夜夜哀魂同夢父

年年孤影愧稱兄

又曰：

當天落日愁無影

到地悲風壯有聲

皆悲酸慘絕，如猿吟鶴淚，不堪入耳。久之，鬱鬱竟以死，年三十七。悲夫正甫！士之不幸，其至此耶？生既無可奮其才，死而忠孝之心又不白，後之人其終以正甫爲何如人耶？其爲桑門也，臣之終，其棄桑門也，子之始。終始之間，嗚呼，難言之矣！正甫一字零丁，零丁亦大洋名。自文文山一至，數百年乃有正甫以哀歌招其魂魄，文山亦幸矣哉！

女以烈見，不幸也；而烈以魂見，使人得傳其名氏，則猶爲大幸。初廣州有周生者，於市買得一衣，丹縠鮮好，置之於床。夜將寢，褰帷忽見少女，驚而問之。女曰：“毋近，我非人也。”生懼趨出。比曉，閭里爭來觀之，聞其聲，若近若遠，久之而

幽光錄第六頁

形漸見，姿容綽約，有陰氣籠之，若在輕塵。謂觀者曰：“妾博羅韓氏處女也，城破，被清兵所執，見犯不從，觸刃而死。衣平日所著，故附而來耳。”屈翁山哀之以辭曰：

彼綃者衣兮 水之不能濡

美人之血紅如茶兮

彼衣者綃兮 火之不能爇

夫人之心皎如雪兮

毋留我綃兮 吾魄與之而東飄兮

毋留我衣兮 吾魄與之而西飛兮

噫嘻烈兮 不自言之而誰之知兮

增城湛翼卿之女，及笄，受聘吳氏子。丙戌，廣州不守，女投井而死。吳生欲迎喪以歸，其親串止之。有李生曰：“凡女子許嫁字而笄之，死則以成

幽光錄第七頁

人之喪禮之；況死於節者乎？”於是吳生迎喪以歸。一夕月明，李見一好女子，身被濕衣，前拜曰：“妾湛氏女也，非君執議，遊魂無依矣。請賦詩志妾之死。”言畢而滅。屈翁山撫琴爲之操曰：

嗚呼噫 井之陰陰兮

美人以其魂嫁猶不沉兮

匪一日之沉兮

何以得君子百年之心兮

謝君之友兮

以禮而合幽冥之瑟琴兮

甲寅春，廣州有請覘仙者，忽是自署蘇氏者來。問其誰。曰：“妾廣州繡花街人，年十七，嫁汪叔孟季子。庚寅冬，城破，吾父被殺。吾以兒鑿清兵破頭額，因磔我而死。”屈翁山爲之歌曰：

擊奴擊奴

奴雖不死已碎顱

腦血可以灑吾夫

纖纖女手有霹靂

泰山難與秋毫敵

丈夫何必是荆軻

死爲鬼雄隨所擊

林氏者，廣州之河南鄉人。丙戌城破，投珠江而死。番禺羅賓王弔之，有曰：

黃泉隨母逝

白璧爲大空

抱玉雲飄海

沉珠月在淵

李氏者，番禺三元市人。庚寅，廣州被圍，胡騎抄掠得之，不辱，賦詩十章而縊，有曰：

恨絕當時步不前

追隨夫壻越江邊

雙雙共入桃花水

化作鴛鴦亦是仙

味其辭，其夫必先自沈者。

丁亥某月，益陽王遇害廣州，妃某氏，色美，清兵欲妻之。妃曰：“王，故夫也，亟具棺衾，得盡一哀，以事新者，當無復恨。”兵出市棺衾，妃陰置小刀數十相衣中，整刃外向，喪服哭泣視含殮，與兵出葬北山。既畢，兵遽前犯妃，妃大罵。兵怒，抱持益急，身數十處觸刃，血漉漉仆地。妃乃反刃自殺。屈翁山爲歌云：

爲我殮王	送之北邙
逝將從汝	不惜新喪
王魄已歸土	同穴終何補
利刃懷滿身	欲切奴爲脯
奴血何淋漓	痛楚莫予侮
自剄以報王	黃泉杵鼓舞

幽光錄第十頁

王桂卿，廣州人，爲張參將之妾。丙，戌年始二十。清兵至，拜辭其夫，彈琵琶一曲，自經死。黃漢若弔之，有曰：

墮樓未散香烟夢

披髮猶存石鼓歌

雁柱只今餘玳甲

爲憐落木晚風多

張家玉，號芷園，東莞人。中崇禎癸未科進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。甲申，闖賊破京師，家玉抵書罵賊。賊縛之，使兩武士夾之，問以故。家玉年少貌秀拔，聲巨詞辨。賊歎曰：“吾殺此曹多矣，臨死嘶戰，不能作一語；未有若此人者。”竟釋不殺。家玉慮不得脫，乃僞爲文譽賊，乘間南走金陵。會柄國者方借周鐘等案，以傾東林諸君子；而家玉與周鐘同館，又出周文忠公鳳翔之門，益惡之，竟羅織削籍。居錢塘，與總兵鄭鴻逵，副使蘇觀生等，同護唐王至

閩；閩人立之，遂相蘇觀生，以家玉爲侍講，尋兼兵科，參永勝伯鄭彩軍駐邵武。家玉先驅抵廣信，戰許灣，頗捷，遂解福州之圍。丙戌正月，被圍於新城，力戰得出，加僉都御史，開府廣信。與鄭彩議不合，自請回粵招募。八月，至鎮平，諭山城黃海如等，降其衆數萬。簡精銳萬人，爲武興營，餘散遣之。會清軍至赤山坂；聞上杭敗信，兵心已解，兼餉盡，潰歸東莞，居大父喪。蘇觀生立唐王弟聿錡於廣州，以兵部侍郎召，家玉辭不拜。十二月，廣州破，巡撫佟養甲素聞家玉名，遣副使張元琳卽家召之。家玉衣冠出見，責張元琳以大義。張元琳亦癸未榜，與家玉同爲庶吉士者也，歸報佟養甲，復飛書諭之。家玉答書有曰：“孔門高弟，太祖孤臣，如玉其人，安可以不賢之招招之乎？生殺榮辱，惟公命。”家玉旣義不肯屈，其師林洊復贊其起兵。會舊焦到落二鄉以被掠

與官兵相攻擊，殺數百人。家玉與何不凡，莫子元等約，以大舟來迎。家玉出舊賜幢蓋麾葆，鼓吹登舟，襲東莞城；入之，執其新令，籍降紳李覺斯等家以犒士。騰檄遠近，所在嘯聚以應，時丁亥三月十四日也。十七日，清軍至，大戰於萬家租，遂陷東莞，家玉走到瀆。清總兵李成棟攻到瀆三日，破而屠之，家玉祖母陳氏，母黎氏，妹石寶，俱赴水死。妻彭氏被執不屈，斷股而死。家玉走西鄉，大豪陳文豹聚兵二千人保境，奉家玉進克新安縣，殺千餘人。四月十日，清軍攻西鄉，不克。家玉遣兵襲東莞，戰於赤岡。五月，復自率兵攻東莞，不克，卻歸西鄉。李成棟大軍至，攻圍數日，互有殺傷。已而舟師敗，家玉走，夜經萬家租，視其家廟已燬，祖墓發掘，張氏族屠戮殆盡，拜哭而去。張氏爲唐殿中監張九皋之後，宋末遷居東莞，地倚大江面四百三十二峯；先輩謂必

生大忠孝人，主持名教者，十七傳而生家玉。同邑李覺斯以家玉籍其家，恨之刺骨，倡爲厭勝之說，燬廟發塚，且踪跡張氏族屬，輒指而戮之，幾無噍類焉。西鄉亦隨破，陳文豹等俱見殺。家玉至鐵岡，得姚企之，陳穀子等衆各千人，遂走十五嶺，復得羅同天，劉龍，李啓新等衆三千人。先是家玉遣兵攻龍門縣，克之。至是入龍門，進攻博羅，亦克之，並克連平長寧兩城，復振。攻惠州，三日不克，克歸善縣，還屯博羅。官軍攻之，家玉走歸龍門，募兵，旬日間得萬餘人。家玉幼好擊劍任俠，多結山澤之豪，故所至翕然，蹶而復起。至是分其衆，列龍虎犀象四營，進攻增城，入之。十月，李成棟至增城，馬步萬餘。家玉分兵爲三，倚深溪高崖以自固，大戰十日，力盡而敗。李成棟圍之數重，諸將請血戰潰圍出。家玉曰：‘矢盡礮烈，欲戰無具，將傷卒死，欲戰無人，

幽光錄第十四頁

天明俱受縛矣。大丈夫立天常，犯大難，事已壞，烏用徘徊不決，以頸血濺敵手哉？”因起徧拜諸將，自投野塘中以死；懷銀章一，篆曰‘正大光明’，閩賜也。時年三十有三。清軍得其屍，集諸紳殮視之，李覺斯再拜賀曰：“是已。某知其一齒缺，以銀鑲之，髮長可二尺三寸，今果然，死無疑矣。”蓋以爲快云。然家玉父兆龍，弟家珍仍爲人所匿，覺斯不得踪跡也。明年，以思恩侯陳邦傳，給事中李珍請，諡曰文烈，父封增城侯，少保大學士，如家玉官。家珍廢錦衣僉事。其先後從家玉而死者，爲師林洊，從弟有光，有恆，及鄧棟材 韓如琰，楊光遠等數十人。粵中人又言：家玉常乘一黃馬，神駿趨捷，每臨陣，風沙慘淡，作勢怒鳴，以鼓士氣。及家玉死，馬亦自擲死裕水側云。

陳邦彥，字岩野，順德人。乙酉間，以諸生走金陵，上政要三十二策，權奸沮不用。唐王得其策，讀而偉之。至閩，卽家授監紀推官，而邦彥已登是科賢書；以蘇觀生薦，改兵部職方司主事，監廣西狼兵。至嶺，聞變，勸蘇觀生東保惠潮，不聽。會丁魁楚等已立永明王於肇慶；蘇觀生前與丁魁楚不睦，撤兵回至韶，使邦彥赴肇稱賀，且覘動靜也。丁魁楚聞蘇觀生兵回，恐見逼，挾王西走梧州。邦彥至梧，太妃垂簾南面坐，永明王西向坐，丁魁楚侍；勞苦邦彥，卽改授兵科給事中，令回慰蘇觀生，召之入輔。迨邦彥東歸，而蘇觀生已迎立唐王弟聿錡於廣州；邦彥不敢入，貽書蘇觀生報命，且勸其與丁魁楚并力，勿國中自鬪，貽漁人利也，蘇觀生不能從，竟搆兵於三水縣。初戰，廣兵敗；再戰大同嶠，廣兵以海舟詐降，肇兵敗，邦彥遂去隱高明山中。未幾，清總